



爱情长跑
催人泪下

14

重返南京

事实上,这种事情在工程施工中是家常便饭,业主、监理和施工单位之间的关系有时相当混乱,既要有严格的规定,又要有默契的配合。但老监理还是不能接受对方先斩后奏的做法,他认为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预谋。

他毫不客气地说:“混凝土凝固了,那就把它凿开。”

协商数次无果,施工单位终于恼了,平时称兄道弟的人拦住监理,将弱不禁

风的老头子按在黄沙堆里揍了一顿。最后,他们还丢下一句话:“你们这种垃圾货色,给脸不要脸,欠揍的玩意儿,老子看在你们是业主走狗的分上才丢点骨头给你们,你们还真蹬鼻子上脸了?”

老监理其实没有受伤,但他是一个爱面子的人,这次如此狼狈不堪,心理创伤一时无法弥合。他被打的事情被当作笑话到处传播,甚至我在场的时候,工人们也毫不避嫌,仍添油加醋地描述。

我只是一个资料员,很少去做得罪人的事情,他们没有为难我,但我仍然被伤到了,我想这辈子决不做一个捡食别人残羹剩饭的走狗。

原因之二是凌一尧本科毕业后,考取了本校的研究生。

在这个时候,我想再过几年就该谈婚论嫁了,因而我的紧迫感变得强烈了,希望能在她毕业前多赚一些钱,至少能圆她一个“白婚纱、红地毯、鲜花拱门”的梦想。

于是,我重返南京,和凌一尧三年的同居生活正式开始了。

我在江宁区找工作,采用全面撒网的战术,简历一下子投出去十几份,然后逐个单位去面试,忐忑不安地等候消息。我寻找的工作类别相当广泛,有企业行政、广告策划、网站编辑、经理助理,甚至保险公司的业务销售等。

最终,我被一家广告公司录用,成为一名朝九晚五的办公室文员。

我们住的房子是凌一尧跑了很久才找到的,不到40平方米,月租600元。房子的位置有些偏僻,位于半个世纪前的老街区。房东的院子里有一口老井,井沿竟然刻着“镇江”的字样,后来我们才知道,这半个世纪以来,脚下这片土地的管辖权在镇江与南京之间数次变换。

周末我们一起去附近的小商品批发市场,购置了许多生活用品。房子里原本就有床铺和电视机,再添上折叠衣橱、被褥、晾衣架、炊具和餐具,原本满是尘土蛛丝的房间顿时变得生机盎然。

“我们有小窝了!”凌一尧眉飞色舞。我也高兴地将她抱了起来。

在我和凌一尧恋爱的第五个年头,我们第一次朝夕相处于同一屋檐下。

经过友好协商,我们达成共识:我负责炒菜,凌一尧负责洗碗。饭后,我惬意地躺在床上看电视,而她不停地忙碌着,挽着袖子,系着围裙,像个妻子一样做着家务。

当时我还在试用期,收入少得可怜,要承担房租水电以及其他开销,生活有些窘迫,不得不尽量节省着过日子。譬如我们的早餐,经常是一小锅米粥、一小碟肉松榨菜、两个煮鸡蛋。

我们约定,谁先起床谁先去做早餐,但每次当我醒来时,早餐都已经摆

在桌上了。我百思不得其解,凌一尧根本不是一个容易自然醒的人,可是我又从来听不到闹铃声。后来我才明白,她把手机闹铃调成震动模式,放在她的枕头边,这样她便可以早起做饭又不会把我吵醒。

“白痴,手机会有辐射的啊!”我埋怨道。

她说:“我就是喜欢喊你起床吃早餐呀!”

她那得瑟的模样,就像幼儿园里得了小红花等待表扬的小朋友,而我突然觉得不可思议:我得多幸运,才会得到这个女孩的青睐!

为了节省费用,方便出行,我从附近大学城的毕业生手里买了一辆山地车,花了120块钱。每天早晨,我骑车上班时载她一程,傍晚再去她学校北门,载她一起回家。两个时间段都是交通拥堵的高峰期,汽车司机们焦躁地按着喇叭,而我们的山地车灵活地穿行在路上,畅通无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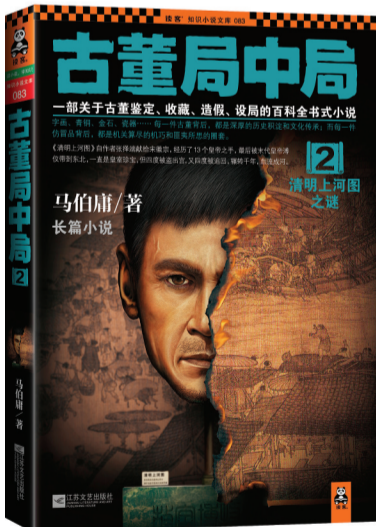
“报告首长!前面有一辆宝马,是否超车?”

“超!”

“是!”

于是,一辆辆宝马、奔驰甚至兰博基尼,被我们驾驶的环保节能无噪声的“单兵无履带战车”甩得远远的。

(摘自《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了》李海波 著)



机关算尽
匪夷所思

17

逃出造假窝点

里嘟囔了几句,最后还是答应了。

素姐告诉我,她总是在夜里干活,工人通常都是早晨到这间屋子,取走上好纹饰的坯胎,抬到隔壁的工房上釉,再入窑烧制,所以现在她叫这些人早点过来,不会引起怀疑。然后素姐对我面授机宜,我勉为其难地答应了。

一会儿,釉工们到了门口,来了七八个人,他们哈欠连天。素姐开门让他们进来,但不允许开灯。这些釉工估计早已习惯了素姐的怪癖,也不争辩,各自摸黑去搬。他们一边搬着,一边抱怨,说昨晚兄弟们抓了半宿小偷都没睡好。素姐问小偷抓着没有,他们说没逮着。我听到钟爱华平安无恙,心里踏实了许多。

这些釉工各自抱好了坯胎,排成长列,彼此间隔三步往外走去。素姐在黑暗中突然拉住最后一个人,说,大栓子你等一下,我有话问你。那个叫大栓子的一愣,身子转了过去。

而我抱着事先准备好的一个落地大花瓶挡住脸,一个箭步站到队伍的最后,接替了他的位置。这些人睡眼惺忪,屋子里又黑,谁也没有发现队尾的人已经换了。

我们走了20多米,到了一处更大的平顶工坊。这里应该就是给坯胎上

釉的地方,门口堆着一大堆还没调浆的白色釉粉。我走到那堆粉末边上,轻叹一声,脚下用力一踩,整个人和花瓶都栽进釉粉堆里,顿时我的全身沾满了釉粉,活像马戏团里的小丑。

前头的人纷纷回头,看不清我的脸,以为我是大栓子,都哈哈大笑起来,说现在把你拖进炉子里,就能烧着出个瓷娃娃。我故意含糊不清地比画着说去洗洗,然后转身朝工坊附近的小河边跑去。沿途的保安看到一个浑身白粉的人狼狈地朝河边跑都笑了,没有任何怀疑。

到了河边,我把钟爱华的照相机、我的手机和钱包装进塑料袋里,高高举着,准备游过河去。这条小河不深,我又擅长游泳,几下就游到了对岸。白粉被冲得一干二净,浑身也湿透了。我顾不得收拾,一口气跑过好几块田地,才在一处隐蔽的水渠旁停下来。

从现在开始,我算是真正脱离了顺州汝瓷研究所的控制范围。我拦住一辆短途公共汽车,在乘客和司机诧异的目光注视下上了车。到了附近的镇上,我买了几件衣服,在镇子里找了个旅社,收拾了一下后便搭车回郑州。

一到郑州,我直奔刘记羊肉烩面,

这是我和钟爱华约定的接头地点。一问老板,老板给了我张纸条,上头有一个电话号码。我连忙拨过去,很快传来钟爱华兴奋的声音,我们略谈了几句,他让我稍等片刻,然后就挂了。不到10分钟,钟爱华喘着气跑进店里。我一看他头发乱糟糟的,衣服还有股水腥味,就知道他回来以后还没顾不上清理,心中既感动又歉疚。

钟爱华见了我特别高兴,左看右看,确定我没伤着才放心。他要了两大碗烩面,说是要驱驱寒气。

我们两个边吃面,边交谈分手后的经历。原来钟爱华跟我分手以后,也是直奔小河而去。他水性极好,沿着小河漂了十多里才上岸。回到郑州以后,钟爱华打过我的手机,但是关机。于是他把电话号码留到刘记老板那里,打算若是我24小时还没有消息,就立刻报警。当然,这期间他也没闲着,他通过关系把成济村了解清楚了——这个村子属于顺州县,在郑州和洛阳之间,号称国家仿古工艺品基地。那个震远运输公司的注册人,就是成济村的村委会主任。

(摘自《古董局中局2:清明上河图之谜》马伯庸 著)

素姐拿起步话机,熟练地调整了一下旋钮,然后说:“做好了,过来提货。”

她连续重复了3遍,对方才有回应,从声音里明显感觉到对方还没睡醒:“素姐,这天还没亮呢。平时不都是8点提货吗?釉工们还没起床呢。”素姐冷冷地说:“你们必须马上过来提走。不然纹饰受潮走样,可别怪我。”步话机